

新生群，家长群

□ 吴平（安徽合肥，保卫科职员）

丫头今年高中毕业。七月份，在网上确定被某大学的医学院录取之后，就吵闹着让我给她买个手机。

几天后，在接丫头从吉他行回家的路上，她在电动车背后神秘地告诉我，十月份她可能要参加大学的一场音乐会演出，这些日子要努力学习琴。我惊讶，遂问她，大学通知书都还没有拿到手，你怎么会知道几个月后的新学校活动？丫头得意地说：

“我加了医学院的新生QQ群和吉他社团群，是学姐在QQ里邀请我的！”

丫头还告诉我，群里的学哥学姐告诫她，去大学时要多带些一寸照片，因为到时候办许多证件都需要它，虽然宿舍里也经常有高年级的学哥学姐敲门给你照相，但他们的价格高不说，照出来的质量也实

在不敢恭维。还有开学报到的时候别急着把吉他带到学校去，因为大学报名那几天，学校宿舍楼陌生人多，小偷常常会乘虚而入。丫头每天都会更新一些新闻和经验之谈告诉我，那些消息都是来自那些群。

在送丫头去大学报到时，辅导员助理交给我一个卡片，指着上面的一个号码告诉我说，这个很重要，是2017级家长群号，学院有些事情和通告会及时在群里沟通。

按照之前和丫头的约定，把她在宿舍里安顿好后，我和她妈当天晚上就坐上了回合肥的火车。夜里十二点多到了家，临睡觉前，遵照辅导员的指示，我在手机里加入了家长QQ群。第二天一早，打开手机，家长群里一下子冒出了二百多条信息。

仔细一看，有晒接着自家孩子在学校

大门口照相的，有吐槽大学食堂饭菜难吃的，有相互打听一个月给小孩多少生活费的，最奇葩的是有两位家长准备合伙加盟一家小型化妆品店。我猫在下面，看着家长群里不停蹦出来的消息，没有发言。

后面的两三天，家长群里就开始进入想孩子的模式。最后干脆有家长提议，不行就在这个周末再去学校看看孩子去！

八九天后，群里突然安静了许多。偶尔有人发话：家长群咋了，怎么没有动静了？

过了几个小时之后，终于有位家长冒了一句超冷静的分析：安静了是正常的，快两周了，孩子们自己都适应新学校和新环境了，我们这些做家长的也应该要适应孩子不在身边的日子。



几宗醉

□ 周云龙（江苏南京，电视编导）

手机里有个微信小群，名字很诗意：难得一二朋友，听风看花吃酒。听风看花一般都免了，最持续、最投入的活动是吃酒，准确地说，是喝酒。

即使喝酒，我们也喝得与众不同，许多次小聚，都是一场持“酒”战，中午喝到晚上，晚上喝到凌晨，喝到餐馆的最后一桌。

前段时间，髋部偶感不适，自诊是走路太多。同事友情提醒，喝酒太多也会导致股骨头坏死。我赶紧去医院拍片检查。核磁共振之后，结论意料之外：右侧股骨头异常信号，肿瘤可能，建议进一步CT检查。当即住进医院，次日做遍检查，当晚看到CT结论：退行性囊变。虚惊一场，年轻同事知情，当即提出要大喝一场，庆祝两下——一是髋部不适与酒无关，二是右侧股骨头不是肿瘤不是坏死。

酒，没征兆地又一次喝到次日凌晨。值班经理催了几次，请客的小文有点窝火，哪能这么简单直接地逐客？结账时，他又要了一箱啤酒。我们大惑不解，还到外面喝吗？还能再喝吗？舌头都捋不直了。哪知道，小文一个转身，将一箱啤酒高高举起，远远抛下，顿时一阵巨响，吓坏了值班经理，炸醒了听风看花吃酒的一群。我不得不挺“声”而出，预支若干年的好话，给人家道歉。小文一转身，似乎回过神来，抱住那位正欲发作的经理：是我不对是我不对。

与这帮年轻人喝酒，看他们醉态万千，想起自己无数的曾经。美女同事一次郑重其事地在QQ上问我：酒，喝多了又是吐，又是抠，又难受，又受伤，你们怎么还是经常喝多？自诩能言善辩的我，一时没能接上下句，只是含糊地以“哈哈”二字蒙混过关。

在我的身边，未曾醉过的男性，大约是这样的状态，一是未成年人——不宜喝；一是病人——不能喝；一是犯人——不让喝。醉过许多次的本人，确实还没有深刻反思过自己的行为动机。

某年某月冬日，与朋友一起喝黄酒。开场，朋友故意埋下伏笔说，和一个人处事，两人如果没有一起喝过酒，那不算真正共事，如果没有一起醉过，那不算深交。他接着切入正题：听说你酒量不错，但是我没看你醉过，那只能说明我们的交情还不够深。那天，我被他这句话悠悠醉了，喝黄酒，像是喝啤酒。酒钱100多，第二天挂水花去200多。当晚是怎么回家的，脑子一片空白，想想怎么经过那几个十字路口，后怕。比起听风看花来，吃酒，终究是个危险的活动。

